

丽人阁

【法】让娜·布兰 著
巫盈炉 耿文兵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丽 人 阁

【法】 让娜·布兰 著
巫盈炉 耿文兵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990年·哈尔滨

Jeanne Bourin
LA CHAMBRE DES DAMES

Edition de la Table Ronde

1979 Paris

责任编辑：刘福文 张峰明

封面设计：陈石

丽 人 阁

Li renga

〔法〕让娜·布兰 著

巫盈炉 耿文兵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 印张16 10/16

字数：850,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9次印刷

印数1— 4,300

ISBN 7-207-01308-6/I • 272

定价：7.80元

内 容 简 介

金匠布律尔十五岁的美貌女儿弗洛丽和诗人菲利蒲喜结良缘。在宾朋满座的婚礼上，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走来向新娘母亲玛蒂尔德致意，他就是新郎表兄皮货商威廉·杜布尔。玛蒂尔德虽然年逾三十，却对这位猝然而至的男客抑制不住埋在心底的春情。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威廉·杜布尔渴求的目光始终盯在如花似玉的新娘弗洛丽的身上。

翌日，在为新郎新娘举行的家宴上，威廉·杜布尔尽管倾盼的是美丽的新娘，不料却又赢得了新娘胞妹克拉朗丝的好感，并邀请他在来临的五月爱情节中充当自己的心上人。

五月爱情节来到了，姑娘们呼群约伴地到郊外参加各种游戏活动。一天，弗洛丽和妹妹克拉朗丝在回家的路上遭得一伙歹徒的纠缠。对表弟媳早已垂涎三尺的威廉·杜布尔赶来救出了弗洛丽，但这个皮货商却抛下了五月爱情节的未婚妻克拉朗丝，致使少女遭到流氓的蹂躏……

于此同时，一场更大的悲剧发生了：弗洛丽在丈夫外出期间，经不住威廉·杜布尔的引诱与其成奸，两人在寻欢狂爱之中衣服胡乱堆放，致使刚刚满月的婴儿惨死在摇篮里。噩耗传来，菲利蒲从外地匆匆赶回，目睹家中发生的一切，心如刀绞，愤然弃家出走。

弗洛丽奸情败露以后，遭到家人的唾弃和蔑视，在巴黎无地自容，带女仆到旺赛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七年后，威廉·杜布尔又来到弗洛丽的身边。寂寞多年的少妇又重新投入情夫的怀抱。重温旧情只给弗洛丽带来肉体的满足，但没有点燃她身上的爱情之火。经过长期的犹豫、争吵和感情的折磨，弗洛丽终于割断了与威廉·杜布尔的暧昧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身居罗伦的菲利蒲仍不可遏地，怀念着爱妻弗洛丽。他迁到乡间居住，四处打听妻子的消息。

菲利蒲和弗洛丽，终于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找到了重逢的途径……

目 录

1.上卷 五月的爱情

283.下卷 爱的归寻

上 卷

五 月 的 爱 情



下夜，万籁俱寂。蓦地，角声报晓，划破朦朦的夜空。刺耳的铜号声在巴黎各大城楼上此呼彼应，向巡夜人宣告天将拂晓，他们可以下岗，停止巡逻了。

铜号的召唤由近渐远，在静夜中飘逸：飘过鳞次栉比的屋顶，飘过星星点点的钟楼、角楼和石头塔尖，飘过王宫御苑和圣母院的大教堂，飘过横卧在塞纳河上的两处桥梁和桥上的建筑，飘过城里的绿地、葡萄园和果林，飘过低矮的城墙、穿过堞楼，透过坚实的城门，一直飘到城郊葱郁的山谷。青翠的山岗和碧绿的田野以及教堂和村落，远至枝叶繁茂的树林深处，尚有余音缭绕。

雄鸡唱晓，东方一抹曙色。京城在喧闹声中醒来，一天的生活又开始了。

这时，巴黎城里处处都能听到浴池伙计招徕顾客的吆喝声，高喊他们的浴池开始营业，热水供应充足，切勿错失良机。

金匠师傅艾蒂安·布律尔立即起床，披衣下榻，随身带

着一名男仆出去，走进附近的一家浴池。他已养成一种习惯：每天早上在修面之前，总要先洗一个热水澡或者简单地冲冲凉。

艾蒂安的妻子玛蒂尔德晚些时候要去圣日尔曼-德-奥克塞鲁瓦教堂，同她的丈夫和仍留在他们身边的孩子们一道去那里做弥撒。

天色尚早，玛蒂尔德此时还躺在被窝里等待管家蒂贝尔·勒·贝居内为她做洗澡的各种准备。上面盖着几条毛皮被，下面铺着缝得密密实实的麻布垫子，身子裹在暖和的羽绒被里。因为还是冬天，壁炉里的劈柴烧得很旺。但毕竟已是四月底了，天气开始转暖，女仆把朝向花园的两扇窗户全部打开了。

澡盆是栗树做的，刨得很光滑。为了怕刺破皮肤，还用一层厚厚的莫列顿双面绒呢铺着盆底和套着盆沿。澡盆平时放在邻近的一间小屋里，用的时候才搬进卧室，安放在床脚旁边，四周还严严实实地拉上帘子。

女佣小心翼翼地清洗着澡盆，不让一滴污水溅到地上，地面上铺着一层青草。厨房内预先烧好了热水，然后由一名男仆再一桶桶地提来，放在平台上。

贝蒂尔·勒·贝居尔身宽体胖，活象一具碗橱。她头上包着一块浆过的细麻布头巾，更显得颧骨突出，两颊血红。按照女主人头天夜里的吩咐，她总要亲自试试水的温度是否合适，嗅嗅迷迭香或茉莉那搭配得是否适度，从不让别人代劳。

玛蒂尔德这时才从床上坐起来，但仍盖着毯子，靠着细

麻布缝的枕头，她动作娴熟地散开发髻，除去软帽，认认真真地在胸前划了三次晨起十字，然后才赤身露体地下床，泡进澡盆里面。

一天的活动开始了。

管家领着女佣们离开了卧室，忙着去收拾屋子，尤其是刚举行过婚礼之后，要干的家务活特别多。只有平时侍候梳洗的贴身女仆玛鲁瓦才留在玛蒂尔德的身边。她服侍周到，深得玛蒂尔德的欢心。

身子浸泡在热水里，嗅着散发出来的香气，玛蒂尔德全身都觉得舒服。她肌骨充盈，丰满结实。多年生儿育女使她略微青肿，同她那一头乌发相比不很相称。她青丝如墨，没有一根银发。

她今年三十四岁，但已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另外还有三个都短命夭亡了。玛蒂尔德还算上一个规矩的女人，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不过，还需要时间来证明。

“要是我不那么胡思乱想，哪怕有我在处事中表现出来的半的理智，我想日子也会过得很舒心……但是，主啊，饶恕我吧，我办不到。许多人不知道我的隐衷。艾蒂安当然除外，他了解我的性格，深知我爱想入非非，也明知在夫妻生活上难以让我称心，为此，他很苦恼。可是，夫妻恩爱使他决定相信我能忠贞不二。也许，阿尔努也算个例外，他洞察敏锐，很少有疏漏的时候。没有人会透过平静的外表，去寻找我内心深处的骚动。也谈不上什么骚动，不会有雷鸣、也不会有电闪，如此而已。我是个基督徒，愿遵从教义，做个虔诚的信徒。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也要做个贤妻良母。

对我来说，余下的都无关紧要，不值一顾。”

“玛鲁瓦，当心点，别弄湿了我的头发。先把箱子上煎好的那瓶锦葵和紫罗兰汁递给我，再把核桃油拿来，我要润润脸。”

玛鲁瓦身材浑圆，面色红润，苹果似的脸上鼻孔略微上翻，笑的时候，露出一对笑靥。这位看上去乐呵呵的姑娘连落片树叶也怕打破了头。她谨小慎微惯了，生恐出一点差错，倒是个很好的帮手，但不能为玛蒂尔德排忧解难。

她把第一只瓶子和一条上等细麻布手巾递给了女主人。玛蒂尔德先把手巾润湿，再小心地擦她的两颊、下颚和额头，然后，又用第三个瓶子里的核桃油细心地抹脸。她明明知道这是图慕虚荣，但仍旧悉心地保护面部的皮肤和修饰自己的容貌。她一边责怪自己，一边又继续在脸上涂脂抹粉。她总是处于这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要百般迁就自己的弱点，另一方面又要遵从上帝的训诫。难道她生来就该如此，这种愚蠢的矛盾冲突就是她无休止的全部生活吗？

她叹了口气，从玛鲁瓦手里接过一面明亮的铜镜，照了照自己的面容。然后用手指尖捻起一撮脂粉，细心地在脸上均匀地涂抹。脂粉是用上等小麦掺上玫瑰水碾制而成的。她的皮肤上没有任何疤痕，但在她的心灵深处，却有人们用肉眼看不见的伤痕。

总之，对待上帝她热情有余，但信念不足。唯有对儿女们的无微不至的爱抚，才实实在在地支撑着她。余下的感情都相去太远，于她无多大的裨益。

“他们现在翅膀硬了，我要学会不再把她们当小鸡似的守

在身边。这自然很不是滋味，但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弗洛丽出嫁去过她做妻子的生活，是正常的事，我有什么不好受的呢？不过……她昨天结婚跨出了家门，这虽然是我的决定，但她是我的女儿，她走了，不也就是带走了我身上的一块肉吗？嘴上说不想，但行吗？我心痛啊！看到这孩子依依不舍地离开我，但还算高高兴兴地出了门，投进了她丈夫的怀抱，我心里难过极了。她毕竟才十五岁呀！她现在正如糖似蜜，我反觉心如刀割。总得习惯才行，这才仅仅是开始呢……再说弗洛丽住得也不算远，就在塞纳河的对岸。而且，她今天晚上还要同菲利普回来和我们一道吃晚饭。”

玛蒂尔德拭了拭脸，觉得精神多了。沐浴之后，不仅干净了身子，也恢复了活力。她决定抛开对女儿的这种眷恋之心，不再老是为她牵肠挂肚下去。对那些迟早总得发生的憾事，用不着为它们发愁。她其余的几个孩子，她同丈夫分担的工作，他们在职业上的共同志趣，足以使她得到宽慰和够她忙碌的了。

“刚做丈母娘，就自以为老了，也是一种危险，未免有些愚蠢。我还精力充沛，对许多东西都如饥似渴，欲念难消。唉，主啊，您太了解这些了。我不停地求您，帮我找到治好这些毛病的良方！”

她站起来，热气腾腾地跨出澡盆，全身湿淋淋的，水滴在青草覆盖的地上。玛鲁瓦给她裹上一条莫列顿双面绒毯。

“亲爱的，给我狠狠地擦，再狠一点！就象用铁刷子刷马一样，我才觉得舒服呢！”

玛蒂尔德是属于对自己的行为需加检点的一类女性；她

富于幻想，容易冲动，而且往往把持不住自己。

在为弗洛丽举行的婚礼上，她本应该只想到自己的女儿，考虑母女从此分离以后各自的未来。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长期以来她所害怕而又不敢正视的事情发生了：她受到了一种突如其来的诱惑、冲动、欲念，一切感官的刺激和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都一古脑地向她袭来。

正当客人们在吃喝、跳舞、听诗歌朗诵、专心于各种娱乐活动的时候，她女婿的一位表兄突然闯进了她的生活。这位不速之客名叫威廉·杜布尔，是个年轻的皮货商。他刚刚抵达巴黎。这时，沉醉在爱情之中、心里只想着弗洛丽的菲利浦，只是在照面的时候顺便提了一下这位专程从昂热赶来参加婚礼的亲戚。在看到 he 走过来向她致意的时候，在听到她的声音的时候，在他们四目相对的时候，玛蒂尔德感到对方射来的目光，她的心乱了。自从同艾蒂安订婚以来，她还不曾再有过这种情况。她的目光落在来客的身上，对他的注意超过了对他的防范。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来了这样一个男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我也说不清他的体魄有多么健壮，身体有多么魁梧，透出一种什么样的男子气来，还多少带点野性。总之，他把一切招人喜欢的东西都融合于一身，真让我心醉。也许是受职业的影响，成天同兽皮打交道的缘故吧，他身上还带有一种特有的粗犷、暴戾和任性的劲头……他该有多大年纪了？二十八，还是二十九？在他眼里我肯定不会年轻，真是天不作美！在男女的事上，年岁可占分量了。可是，当我经过挑选决定做艾蒂安的女人的时候，那时我都没想到这点。艾蒂安

是我父亲的朋友，比我大出二十五岁，几乎和我的父亲同辈！简直都乱了套了。”

在这次相遇中，最令他痛苦的还不是同她在年岁上的差距，而是另外的东西。当玛蒂尔德在婚礼上想方设法尽可能地而又不露痕迹地去接近这位从昂热来的青年的时候，她发现后者的目光一直盯在弗洛丽的身上。他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象老鹰围着鸽子盘桓一样，不停地穿梭在新娘来来去去的圈子周围，一次又一次地同她照面。他虽然做得十分审慎，但仍逃不过受到诱惑的玛蒂尔德的眼睛。玛蒂尔德对这种作法既感到醋意，又不由得暗自叹服。而这时的弗洛丽却披一头金发，穿一件银线缝成的细麻布长袍，如花似玉，光彩照人。

女仆在为玛蒂尔德紧束好细麻布绷带，使她的胸脯保持略微凸起，并帮她穿好紧身长裤后，又在她洗得干干净净还擦了鸢尾香粉的身上，穿上一种刺绣精细、两侧缝有双排纽扣的桔黄色的长统内衣。然后在内衣上又套上一件长短剪裁合度、腰以上略显肥大的青紫色的紧袖丝绸上衣。在上衣外面还罩上一件也是青紫色的无袖长裙，大开领、领口上还别一枚金质的领扣，长裙的百褶下摆直拖到地，腰上系一条入时的刺绣腰带，腰带上吊着钱袋。这样，她走起路来更显步履轻盈。

“唉呀，好痛哇，玛鲁瓦，你给我梳头的时候，别这样扯我的头发。手下轻一点，再轻一点！”

“他的一双眼睛死盯在弗洛丽的身上，幸好是在弗洛丽出嫁的日子。她牵引着众多的目光，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她

一刻也不怀疑她的婷婷玉立，她的花容月貌已经点燃了周围的一团火。幸福使她比平时更加容光焕发；她光彩夺目，多象她做金匠的父亲加工的一件艺术精品；她白里透红，又多象园子里的那些苹果树；她蹦蹦跳跳，同飞来飞去的快乐的云雀没什么两样。她真的到了倾国倾城的地步。”

女佣为她梳好头发，挽成云髻盘在头顶，再套上丝织的发网；然后，为她戴上帽子，用两条带子系住下颚，额头周围还饰有雕花的金箍。

“我女儿高高兴兴地结了婚。她那年轻的丈夫能成为她所需要的如意郎君吗？他才十七岁，还太年轻，将来会怎样，还很难预测，让时间去做判断好了。他们志趣相投，又都是宫廷诗人，对生活有共同的想法。愿上帝保佑他们！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女人，成天东想西想的，象仓库里的老鼠什么地方都能钻到！想得够多了，我该到教堂去祈祷了，这太需要了。”

玛鲁瓦弯下身子为女主人穿上饰有镀金铁皮的科尔瓦皮鞋；然后，再在她肩上披上一件青紫色的呢绒披风，披风的领口上结一条细带。玛蒂尔德准备出门了。

男女仆人们正忙着在大厅里收拾昨天婚礼和宴请后留下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布律尔家的三个小女儿也正在大厅里等待她们的母亲。两个儿子却都不在家：大儿子阿努尔正上大学，他已经到学校做日课去了；二儿子贝特朗随父亲在店里学徒，也早去浴池找他的父亲去了。

“孩子们，你们好，是该去教堂做弥撒的时候了。”

克拉朗丝、约翰娜和玛丽当着她们奶娘贝莉的面，拥抱

了她们的母亲。

艾蒂安为他刚结婚的女儿弗洛丽打造了黄金头饰，而弗洛丽的妹妹克拉朗丝的头饰却是另一种金属打造的。她那满头金发配上银光闪闪的头饰，使人想起北方的寒冷和霜雪。十四岁的克拉朗丝有一对水汪汪的眸子，象她本人那样地明晰和冷静。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她的思想和感情却很少从眼神中表露出来。她也是用这样的目光来看待世界的。相形之下，她的身子却恰好相反；她身材纤细，胸脯丰满，臀部匀称，让人眼热。她的身上透出一种不可名状的魅力，更不用说她走起路来步履轻盈，使人想起她苗条的身段就不免产生爱慕之情了。

约翰娜和玛丽，一个用棕色的粗呢带子，另一个用细麻布带子扎着辫子，分别只有八岁和七岁，正是爱玩、爱笑、爱疯闹的年龄。她们生活在儿童的小天地里，同哥哥姐姐们凑不到一起，成天同父亲送给她们的两只匈牙利猎兔狗逗着玩。

艾蒂安·布律尔一家住在布尔多内大街。房子的门面高大，外表朴素，大门终日虚掩。千般景致都关在高墙深院内的花园里面，园中有口水井，一块块的草坪，间杂着葡萄架和小树丛，还有一处鸟笼和几处花坛，花坛上种着鲜花和蔬菜，几株黄杨围出一方土地专门用来种植草药；此外，还有一处果园，巴黎的四月，樱桃花、梨花、扁桃花和李花已争芳吐艳，苹果树上的粉红色的蓓蕾也正含苞欲放。总之，整个园子呈现出一种枝叶繁茂、郁郁葱葱的景色。

玛蒂尔德母女四人和一名女仆在两名男仆的护卫下退出

大门。沉重的大门的门扇包着铁皮，钉着铁钉。

早晨空气清新，阳光洒满了街道。布尔多内大街开始热闹起来，但不象其它地方那样嘈杂。这条街很少有店铺，主要是些宁静的宅子和它们的花园。

玛蒂尔德一行走过地沟街和木工场街，木工场街上随处都能见到加工和销售各种规格の木器家具的门窗大开的店铺，后又穿过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喧闹繁华的干树街，才来到圣-日尔曼-德-奥-克塞鲁瓦教堂。教堂的钟声正召唤着远近的善男信女们来做祷告。

2

弗洛丽还是第一次同父母去教堂做祷告。这一会儿她将同菲利普一道去祈求上帝保佑他们白头偕老。

她从一个陌生的卧室里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床上，床单弄得乱七八糟的。一个身子沉重地压在她上面，她有些惊诧：“啊！我结婚了。”

菲利普正睡在妻子的旁边，一条黑羊羔皮缝制的被子盖着他半截身子。他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正好搭在弗洛丽裸露的胸脯和大腿上，他均匀的呼吸吹拂着弗洛丽的右颊。她醒来了，还不习惯这种气流的轻抚。她转过头来，温顺地看着年轻的丈夫，欣赏他雪白的胸脯、扁平的腹部和细长的双腿。在他细嫩的脸上，虽然长着棕色的汗毛，但仍透着稚气，只